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收获

HARVEST

长篇
小说
精选

张欣
余秋雨

深喉
借我一生

2002
年

收获

HARVEST

长篇小说精选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年收获长篇小说精选/余秋雨,张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22-04290-3

I.2... II.①余...②张...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2800号

责任编辑:海惠

装帧设计:木森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名:2004年《收获》长篇小说精选

作者:余秋雨 张欣

主编:程永新 王彪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社址: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650034

网址:ynrm.peoplespace.net

E-mail: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3.125

字数:320千字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照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7-222-04290-3

定价:25.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21)646663734 64454620

得
以

樂

書



疾

第一章

呼延鹏有他自己的线人，这些人分布在他认为重要至少也是不容忽视的位置上，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子夜或者清晨，他们向他提供线索，以满足他的需要。当然这样一来，呼延鹏就必须拿出大量的时间分批分期地陪这些人泡吧、吃饭、聊天；把演唱会、音乐会或者月饼票之类的东西颇显随意地送到他们手上，有时一个信封就值八百块，呼延鹏喜欢这种形式，而不是提着礼品盒到处乱串，那就太像仅为半斗米折腰的小人物了。

作为《芒果日报》法制版的记者，呼延鹏觉得有人给他爆料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料，那他写什么呢？难道让他像埃塞俄比亚餐厅的厨师一样，把空盘子端给客人吗？！

那些花花绿绿的票都是娱乐版的人送的，什么周华健啊梅艳芳呀，国产交响乐团告别金色大厅回国路过临时加演，总之这些演出都派上了用场，月饼票是报社的福利，把福利变成人情，也是一笔上算的交易。

呼延鹏虽不是剑眉星目，倒也受看，他不是那种美得让人厌烦的男人，确切地说是五官端正的平常人有一点气势和素质罢了。另外他干净，又是一身布衣，这种人又能坏到哪去？呼延鹏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新闻系，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大二时便有报刊重金请他去做兼职主编就足以显现他的实力所在，尽管是一本时尚休闲杂志，那也不是有手有脚就能干的，对不对？所以当年《芒果日报》的总编戴晓明亲自到北京挑人，独具慧眼地相中了呼延鹏。那时的呼

延鹏年轻气盛，一心要留在皇城根下讨生活，对于南方香蕉苹果之类的报纸视如手纸，又听说这张报纸在若干若干年前还是以当地地名冠称，后来毛主席那一年把别人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亲手送给了工人阶级，为了纪念这件极有意义的事，这张报纸便改名为《芒果日报》。对于这样的奇闻，呼延鹏听起来无异于茶馆里的说书人语。

不过，在与戴晓明的一次长谈之后，呼延鹏突然就决定南下，因为他觉得戴晓明这个人极有胆识，又独具个人魅力，在人治现象不可改观的中国，跟对了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南方人欺生，加之无论什么报纸都是党的喉舌，哪会跟你玩什么个性？所以一时间，呼延鹏有点乏善可陈，当人们看到戴总编像捧着一株君子兰似地捧着呼延鹏，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中看不中用，是戴晓明旗下的男花瓶。

然而，戴晓明当年的思贤若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经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不到四十岁便接掌《芒果日报》总编辑的帅印，属于正儿八经的厅局级干部，是中国媒体圈内少有的嘴上没毛就坐上高位的少壮派。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位置也并非人人惦记的金交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芒果日报》的发行量只十万份，所谓三千多万的固定资产也无非是些破楼破印刷厂，年年等着政府拨款惨淡经营，如同一艘陈旧、超载又吃水很深的轮船，随时可能商海沉没。

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戴晓明上任时，他面前就耸立着两座高峰，一座是《南中国大报》，这是一张伟大、光荣、正确的报纸，又是一份让人踏实的报纸。她的掌门人是满头白发的老报人方煌，方煌坐在旗舰上，自知南报不可能赚回真金白银，报纸要生存，报人要发奖金，于是他便以南报为母报，派生出一系列子报，其中有在政治方面相当新锐的《精英在线》，有面向白领的《经济导报》，还有市民喜欢的《星报》和《花鸟鱼虫》，总之这些小舰队在旗舰前面横冲直撞，奋勇拚杀，完成旗舰难以完成的使命，目标就是直逼市场，赚钱，赚钱，赚钱。有人说坐在旗舰上的方煌如果再摇个鹅毛扇，便是报界的诸葛亮了。

另一座高峰便是《花城晚报》，晚报是靠多年打磨经营出来的一块金字招牌，她和蔼可亲，不是总板着脸孔，还常常登一些情感伦理

方面的上乘之作,同时集雅玩、情趣、享受于一体,俨然一个生活大师,是民众心目中的老字号。所以晚报虽然没有子报,却也活得一枝独秀,发行量居首,还有外省的印刷点,其江湖地位稳如磐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戴晓明除了高山仰止,谁也想不出来他还有什么出路。你说他不思贤若渴还能干什么?

当一个人前有大山后无退路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故事了。

不过,呼延鹏到底是可造之才,短短的几年间,他和《芒果日报》一起成长,终于洗刷并打碎了自己的花瓶形象,成为报社重要的采编人员之一,当然也是戴晓明智囊团的主要成员,虽不能算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早已不是涉世尚浅只有青春痘的毛栗子了。

中午吃饭时间,呼延鹏在办公室接到透透的电话,透透用命令的口气说:“现在就出来,请我吃饭。”

呼延鹏道:“我都吃了半截子了。”他手上的确拿着难以下咽的盒饭。

透透道:“请、我、吃,我管你半截子不半截子。”

呼延鹏道:“要不晚上吧。”

透透道:“我叫你现在自然有现在的道理,我这儿有料,我给别人,那就不是一顿饭的事了。”说完就要挂电话。

呼延鹏不敢怠慢,忙不迭地央求透透吃他的饭,透透哼了一声道:“我没看错,就知道你是这种势利小人。”说完就收了线。呼延鹏给骂得心里七分暗爽加三分舒坦,顺手把盒饭丢进了垃圾筒。

透透是时尚版的记者,同时又是那种叫男人无法拒绝的女孩,她不仅漂亮,而且可爱,身材又无可挑剔,整个人像漏汁的蜜桃。她是音乐学院学古筝的,你说跟新闻有什么关系?可她就能毫无争议地进报社。无怪呼延鹏的同学洪泽说,漂亮女孩一生出来就等于拿了博士后,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本来,呼延鹏对洪泽的话也是不以为然,他认为人这一辈子靠的还是真才实学,女人也一样。洪泽说,你怎么知道漂亮女人就没有真才实学?人家雷透透长得仙女一样,不仅能做报纸,还能在青竹溪水旁弹古筝,就凭这一点得气死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女博士后?!你还要什么样的真才实学?!说得呼延鹏无言以对。来报社后不久,呼延鹏和透透便被称为《芒果日报》的金童玉女,对此,呼延鹏并没有特别在意。

可是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透透突然来到呼延鹏的办公桌前，在“嗨”的同时两手一拍桌子，呼延鹏一抬头，见透透穿一件白背心，脖子上绕着奇奇怪怪的挂件，下面是毛边的牛仔短裤，半长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夹在脑后，脸上没有妆，只有密集的小汗毛。她说，我的钱包丢了，给我点钱我坐车回家。她说的是给，根本没有说借，呼延鹏也搞不清自己怎么会这么乖地拿出钱包，抽出两张钱递给透透。透透拿了钱，头也不回地走了，办公室的人都有些羡慕地看着呼延鹏，仿佛他得到什么最高奖赏似的。也就是在这一天之后，呼延鹏就有点喜欢透透了，他喜欢透透以后，就在透透面前酷不起来了。

透透喜欢吃日本餐，呼延鹏便请她吃平田料理。席间，透透说她意外地听说六年前曾经轰动全国的翁远行杀妻毁容案居然查出了真凶。这使得呼延鹏差点没被嘴里的乌冬面噎着，当即兴奋到心血管扩张致使他捂住胸口连说了两遍让我冷静一下，让我冷静一下。

回到报社，呼延鹏便一头扎进资料室，他找出六年前的报纸，确切的说六年半，当时已是岁末，这则杀妻案的案情并不复杂，翁远行，男，1968年生，在一家合资公司任部门经理。某日晚，翁远行因琐事与妻子卞丽莎发生口角，便摔门离去，约十点钟左右，卞丽莎的妹妹发现姐姐惨死家中，面部青紫并被砍数刀，全身布满瘀痕。经法医鉴定：死者头部被硬物击中，同时被按住颈部导致窒息而亡。但死者生前没有受到性侵犯，其家中的贵重物品也无任何损失，致使警方对凶手的行凶动机茫无头绪。两周后，翁远行作为最大的嫌疑犯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的证据是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两枚带有血迹的烟蒂，其血型与翁远行相同，同时验出死者指甲中的二百六十多条纤维中，有七条与翁远行的一件西装纤维相同。三个半月以后，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翁远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该案所以轰动全国的原因是，二审维持原判又在四次被驳回上诉之后，该案律师徐彤执着地为死囚奔走，以在无目击证人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为由，恳请高院枪下留人，关键时刻最高法院紧急签署暂缓令，在枪响前的四分钟留住了翁远行的性命。

这样的拍案惊奇只有在古戏文中尚可一见，自然是所有报纸要闻版的头条，巨大的黑体字都相当抢眼，同时配发了不同角度的照

片。翁远行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有后续消息传出，翁远行后来被判了死缓。

了解完所有的前史，呼延鹏心中有些愤愤不平，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他的线人没有一个给他打电话，他们可都是在公检法部门工作，推说不知道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不是雷透透具备克格勃的素质，那他就瞪着眼睛读别家报纸的重大新闻吧。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呼延鹏回到办公室以后，便分别给他的线人打电话，令他想不到的，这些人就像是约好了一样，都是吞吞吐吐地不愿说这件事，其中有一人还埋怨他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了？！说完就收了线。后来这个人用手机打来电话说上面不让提翁远行这个案子，说出去的人按泄密论处。呼延鹏说上面是哪个上面？线人说那你就别问了，反正今天开会前，顶头上司先骂了一通媒体，足足骂够了半个小时，说坏事都坏在他们头上，又没有职业操守，说话又严重地不负责任，凡事没有不夸大其辞的，惟恐天下不乱。大伙当然也跟着一起骂，整个就是一个无良报人投诉会，就差没把桌上的报纸扔在地上踩两脚了。之后便宣布纪律，而且还说了一些准把事情说出去定会追查到底的话，所以你也就什么都别问了。

挨骂倒没什么，哪张报纸不是被骂大的？如今这年头，你赞扬谁，人家也是当骂来听。只是按照呼延鹏的本意，真凶被抓到了，翁远行又没死，他做一个独家报道，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干吗有关部门要这么讳莫如深呢？

于是，呼延鹏的好奇心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体内涌动的荷尔蒙。他想，说不定就这件事能挖出点什么来，这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惯常思路，呼延鹏也不例外，他在脑海里迅速地张开自己的关系网，其中有一个线人在公安局工作，他们的私交不错，而这个人惟一的毛病就是酒后大嘴巴。

呼延鹏马上给这个人打了电话，除了寒暄什么都不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个人答应晚上跟他去星巴克喝酒。呼延鹏心想，这下可齐活儿了。

下午四点多钟，戴晓明从部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虽然他不属于帅呆酷毙的那种男人，但身穿雅格诗丹T恤衫的他，尽管斯文体

面,还是有一点不为人察的霸气。其实这是他追求的一种风格,他不喜欢过分谦和的人,可是现在官场到处都是这种人,能大段大段地背《红楼梦》,对前苏联文学颇有研究,在必须亲民的时候还能眼泛泪光。戴晓明就不愿意做这种人,他喜欢叱咤风云说一不二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的气度,而且他坚信官场奇缺的正是他这样的人。

宣传部长倒是真正的儒雅之士,他其实还是欣赏戴晓明的才干的,但又必须规范他的行为,尽可能地减少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戴晓明能够感觉到他的用心良苦。不过他最后的几句话着实让戴晓明恼火。

当然这是组织上的意见。目前的戴晓明已经是《芒果日报》社的社长,并把身边长年共事的号称报社文胆之一的人提为总编辑,但那个人老实得有些木讷,所以属下还是管戴晓明叫总编,难以改口,其他各个部门的人员分配业已得心应手。而部长的意思是上面要委派一个副社长下来参与高层工作。这明摆着是掺沙子嘛。见他面有不悦之色,部长又提到另一个方案,那就是让他彻底交出报社这块大蛋糕,坐部长现在这把交椅。而宣传部长本人将另谋高就的传言已流行半年之久了。

这些话如同咒语,都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尤其是最后那句让他放弃芒果的话,犹如钢针一般直刺他的心窝,当时他真有全身失血脑袋胀痛的感觉。可他又不便发作,毕竟《芒果日报》是党报,不能等同于民间报刊,谁打江山谁来坐。

说起这些年来的奋斗史,就连戴晓明目前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方煌都不胜唏嘘。

方煌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若我手下得一个戴晓明,此生无憾。要知道方煌是个孤傲的老头,最早有人向他提起戴晓明,他简直就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后来他一步步见证了这条小鱼是如何变成了传媒大鳄,方有此感言。然而时世却让他们成为对手加敌手,永远没有并肩作战的可能。

方煌说,戴晓明是一个战略家。

的确,初始进入传媒业,戴晓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在认清了严峻形势的同时,他也曾下定决心悬梁刺股励精图志。他所推行的改革方案可谓石破天惊,首先是报纸的自办发行。以往,报纸都是靠

邮局发行的，别的暂且不提，单就邮局只能保证上午十点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上这一件事，戴晓明就非改不可。他说，新闻讲的是时效性，十点钟是什么概念？晚报都快上市了，我必须保证我的读者八点钟就能看到新闻。有人提醒他这么干会被邮局封杀的，有的报纸就被迫无奈灰头土脸地把发行权还给了邮局。戴晓明说，我决不会把肥肉让给别人吃。

自办发行的困难相当多，投入也大，加上邮线系统的不配合，但是戴晓明做到了，他的报纸清晨六点半就出现在茶馆茶客的手里。

渠道畅通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扩版，可以说芒果是全国地方性报纸中最先由四版扩至八版的报纸，此后一扩再扩，直至现在的日均五十大版。戴晓明说，为什么要循序渐进？这个时代谁有时间循序渐进？就是要飞起来咬人，而且一口咬死别人。他率先推出国际通行的多叠报纸，在特殊的日子譬如香港回归、千禧年之类的大事出现时，便推出二百版、一百版的特刊，不仅让读者甚至让业内同行都目瞪口呆。

扩版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为报社带来了巨额的广告收入。

然而，做报纸毕竟不是赌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并不能代替精美上乘的锦绣文章。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戴晓明都亲自坐阵总编室抓头版新闻，你几乎可以在深夜或者凌晨的任何一个时间看见他办公室的灯光始终亮着。

与此同时，他在体制内部进行了可以说是休克似的改组，说白了就是金钱挂帅，他取消了所有的所谓报社福利，而只有好稿才是跟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钱的数额高到你可以做买楼买车的计划，人们不得不改变以往坐、等、要的万事不急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了，而且没有谁是不风风火火的。总之报社从此再也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到处都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子发呆的人。

戴晓明要求所有的稿件在一天之内全部变成电脑稿，那些龙飞凤舞字迹难辨的手写稿非常误事，也影响效率。可怜有些老记者老编辑只好叼着烟，用一根手指敲电脑，敲到深更半夜也敲不完手中的稿件。

在一片抱怨声中，戴晓明铁石心肠，他说我不是戴善人，芒果也不是养老院，我并不在意你老，就怕你倚老卖老不思进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没有人喜欢被管理,但是没有管理就不可能造就名牌企业。戴晓明如是说。并且在三年之后,他所推行的办报理念初见成效,这时候,戴晓明在心中酝酿多时的大动作逐渐浮出水面。

1996年1月15日,由戴晓明一手策划并且精心筹备组建芒果报业集团的申请获准,这是中国第一家获准的报业集团。在报业集团的旗帜下,戴晓明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他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口气延伸出七个子报,有面向投资者的《发财狮子》,有专门给球傻子看的《球报》,还有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小资、女性报纸,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收购了一家出版社。

这还不算,戴晓明的确是眼光独到,在一些旧厂房的搬迁过程中,他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地,然后像土财主那样一块一块地开发。其实他是房地产业内最大的票友,竟然卖出商铺每平方米八万元的天价。即使那些资深的地产商也被他气得几乎口吐白沫倒地身亡,有人通过电台专门点歌送给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芒果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开始呈几何公式上扬,发行量一百六十万份,排中国第二,仅次于《人民日报》,总资产高达四十亿。

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戴晓明走出部长办公室时会闷闷不乐了,他是报界的巴顿将军,将军决战只在战场,难道他会愿意坐在办公室里空谈什么思想和主义吗?!即便戴着一顶宣传部长的帽子,那又怎么样?!完全有可能毫无作为。至于说到掺沙子,这种手法古老得有些可笑,在你干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人注意你,一旦有了果实,便会有千万只无形的手向你伸过来,有些手就是专门撒沙子的。

在别人看来戴晓明已经创造了一个神话,而他本人便是神话中那个点石成金的人。但是戴晓明自己并不这么想,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怀。他正准备做的两件大事分别是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报务中心,选用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他始终相信,报纸的印刷质量和外包装是首先打动读者的关键,即便是一个修鞋匠他也决不会拒绝阅读豪华版报纸。还有就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招标,建立一座包括休闲、餐饮、购书、图书馆等多种功能的报业大楼,使其成为本市的标志性建筑。

他将调动运作上亿元资金,那种感觉除了少数人之外恐怕只有

演员经历过。

有人说，戴晓明干脆把自己的雕像立在报业大楼前面吧。戴晓明说，我不要国家一分钱，为南中国平添一道壮丽的景观，难道报业大楼本身不是我的塑像吗？！

戴晓明回到报社时，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大门口出出进进的人有不少，他们对他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有些新记者干脆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他，惟恐自己消失得不快。我又不是鬼，心情不爽的戴晓明虎着脸这样想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步行到三楼他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畅，而且一尘不染，大型的玻璃书柜整齐地排列在大班台椅的后面，像卫士一样守护着他，他喜欢这里，每当他心情不好或者倍感压力的时候，只要关上门稍坐片刻，他的心境就会渐趋平静，今天也是一样，当他坐在办公桌前时便如神附体，马上就觉得应该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付之一笑。

也许这里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平台，令他尽施拳脚智勇双全。很多时候，戴晓明甚至觉得他的办公室是玻璃做的，是完全透明的，他知道很多人都在看着他，而他也有超水平发挥并成为报业领军人物的愿望。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呼延鹏他们宿舍有四个同学，其中一个得了恶性肿瘤，但他又想断断续续地完成学业，其他的三位同学就要不停地照顾他安慰他帮他抄课堂笔记把图书馆找来的资料资源共享等等，另外就是弹吉他为他解闷，并且充满幻想地上网或到学生橱窗贴小字报征求救人的偏方，大伙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然而大四阶段的某一天，患恶性肿瘤的同学去做化疗便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彻底离去成就了其他三个人远远超过同学情义的友谊。这三个人中除了呼延鹏之外，另外两个人是洪泽和宗柏青。

洪泽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大四第二学期，没有人上课全都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外面找工作，洪泽一点也不急，在学校帮同学写毕业论文，开价不菲。后来出去找工作的人都无功而返，洪泽却有了一笔不错的收入。所以呼延鹏说他有南方人的精明。

洪泽也的确是南方人，毕业之后按照哪儿来哪儿去的原则分配回来，跟呼延鹏在一个城市，在呼延鹏立志做媒体精英时，他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报考公务员。他自己的解释是，男人的第一志愿永远

应该是当官,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就像女人爱脂粉一样。而男人也只有处于权力漩涡时才能显现出无穷的魅力,任何时候世界上那些十强、八强会议,你绝对不可能看到一帮女人在谈论经济、金融、政治、科技乃至战争之类的大事。否则小布什算什么?普京又算什么?混混或者雅皮而已。

他果然以高分成绩进入机关大院,在不能再短的时间里坐上了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的位子。

宗柏青是兰州人,可他身上一丁点西北汉子的味道都没有,一个男人皮肤雪白雪白的简直莫名其妙,身材也是玉树临风,总之任何形容女人的词汇用到他身上都恰如其分。柏青也不爱说话,除了做事总是安静得很,跟他在一间屋子里你有时完全感觉不出他的存在。呼延鹏和洪泽看着他发愁,你这个样子在兰州可怎么混啊。

于是洪泽开始叫父母托关系,他家没有一个人是搞传媒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企业肯当接受单位,说是做文秘。这样柏青便来到南方,还真老老实实给人家做了两年文秘。后来《花城晚报》招人,他去应聘,考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宗柏青被分配到晚报总编室,奇迹就这样发生了,晚报老总很看上他并且招他做了上门女婿,柏青是三个人中间结婚最早的一个,不像那两个人已拖成了大龄青年。柏青的老婆文文静静在外企当翻译,是那种人见人爱的温柔女孩。他本人则被老总安插到报社广告部,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宗柏青是典型的“突然中产”,家里应有尽有,外出风光体面,他开了一辆糖果白色的雅阁车,整洁安静的人谁不喜欢?一时间柏青倒成了让女孩子眼睛一亮的人物。跟呼延鹏和洪泽吃饭时他总是悄无声息地签单,把那两个家伙震得一愣一愣的。

千万不要以为柏青从此便跟新闻无缘,太不是这么回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柏青的老丈人总要拿出大块的时间来跟柏青喝功夫茶,谈话的所有内容都与新闻、报纸有关,当然也可以具体到晚报的文章、版面甚至评报等问题。柏青也从心里关注传媒风云,自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两个人于是又在亲情之外找到一些莫逆之交的感觉。有知情人说,宗柏青简直就是晚报的编外编委。

当天晚上,呼延鹏在星巴克请他的线人喝酒,酒过三巡开始有一些男人的话题,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大事,中央某某和某某怎么不

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怎么跑官,谁谁谁投资多少亿想干什么惊动了国务院等等。当然不能总聊这个,形而下的东西才会让人忘乎所以,于是呼延鹏翻出脑子里所有的娱乐圈秘闻选美内幕来取悦于他的线人,他知道其实线人最爱听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尽管他做出特别无所谓的样子,横着半边眉毛一副爱知道不知道的架势,但呼延鹏知道他太热爱娱乐新闻了,从他的笑声里就能感觉到他内心受用的程度。

有一种现象颇让人费解,越是离娱乐圈远的人越上心圈内的事。有数据统计,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商读者打开报纸都是先奔娱乐新闻而去。这也使娱记的身价又臭又不跌。

天色已晚,线人已经喝得欲仙欲死,呼延鹏开始称兄道弟,进入正题。

线人说,翁远行杀妻毁容案的真正元凶是一个叫江毅的人,是翁远行家的邻居。六年前,江毅只有十七岁,在家看完黄色录像急于找个女的实战演习,他敲开翁远行家的门,果然只有卞丽莎一个人在家,而且不知为何事哭得梨花带雨外加衣衫不整。这时一米八几身材高大的江毅已经两眼喷火情难自持,便与不肯从命的卞丽莎厮打起来,由于卞丽莎认识江毅,江毅恐她事后报案,便把卞丽莎掐死后逃离现场。他在她脸上乱划数刀是想造成情杀现场,扰乱办案人员的思路。

以后的六年间,江毅作案数起,共杀死过四个女人,此次落网纯属偶然。但他从实招认了四次杀人的经过。

目前,翁远行已被无罪释放。他所要求的国家赔偿将另案处理。

呼延鹏想不出这件事有什么不能报的?同时又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回到宿舍以后,他连夜写出新闻稿《一起冤案引发的思考》。此稿顺利地通过了三审进入印刷车间,刊登在第二天报纸的要闻版上。

第 二 章

无惊无险的双休日过去了，如果不用赶稿子，呼延鹏多数是睡懒觉，然后像烂泥一样摊在沙发上听音乐，他喜欢的歌手令他有点说不上口，是台湾的费玉清，这人好像有男邓丽君之称，声线纯净容易让人安静下来。洪泽觉得这简直就是同性恋倾向。

呼延鹏也不是不想跟透透腻在一块，可是透透做时尚版，双休时间便会被一些名牌代理拉去当嘉宾，当然主要是需要透透的版面宣传他们的产品。呼延鹏跟她去过一次，不好玩，是一个名牌时装春季发布会，所有的女人都跟证券快道上的新股似的，总算得以包装上市，冲出来必定得闪亮登场。女孩还都是些花骨朵，可已经穿得既高档又时尚，一个个完美得跟假人儿似的。包括透透在内，穿着梵迪的露背长裙，胸前和背部扑着金粉，随着光线星星点点的闪耀，眼睫毛刷得像冠状病毒上长出来的小蘑菇。呼延鹏觉得在这种场合里他就像一个火车司机，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出现了。

不过，呼延鹏也决不会干涉透透，这年头，谁活得都不容易，透透也不容易，你总不能让她做时尚版同时又远离时尚。

经过这些年的积蓄，呼延鹏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两房一厅，他付了首期，虽然不是什么顶级楼盘，但因地段好，供楼也供得天昏地暗。当时的想法是种下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结果他的金凤凰倒不是这套房引来的，而且还对他这套房不以为然，觉得面积太小，楼下又没有花园。

透透说,我太爱好房子了,我一定要住上好房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那种让人有感觉的房子。见呼延鹏两眼发直,她把手搭在呼延鹏的肩上说,老呼,镇定,有我呢。

呼延鹏说,透透你心不要太大,女人就怕心大,这个世界上坏人多着呢。

透透说,心大有什么不好?我有多大的台就唱多大的戏。再说我也不想当什么好人,尤其是做一个好女人,又累又没意思,所以说我是坏人我怕谁?!你说我怕谁?!

呼延鹏后来才明白,其实他对透透的欣赏多少有点叶公好龙。

这个星期天晚上,正好洪泽和宗柏青都有空,于是三个人约好去吃湘菜吃剁椒蒸鱼头、红菜苔、油渣豆豉炒尖椒,喝白沙液,大家都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尽兴,也只有吃这样的菜才能嬉笑怒骂胡言乱语。

男人喝酒吃肉免不了要谈权力和女人,于是洪泽红着脸膛大谈权力对男人的重要性。他们期刊处的处长原来也是个颇有官志的人,可是他的身体不争气,心脏安了起搏器,现在到处看中医开口闭口都是固本、滋阴、正气什么的。处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洪泽顶着,大家也都挺看好洪泽,认为他接处长的班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还会往上走,将来负责省新闻出版或者广播电视这条线。

相比之下,柏青有点小福则安的味道,毕竟他的气质和现状都过于优雅了一些。而呼延鹏,他更看重的是做无冕之王,成为一个正义、敏锐、深刻同时又让大小官员们多少有些害怕和警惕的名记。

在女人的问题上,宗柏青觉得像透透这么漂亮的女人应该收在家里,不能放到社会上去,太危险。呼延鹏笑笑没有说话,心想漂亮女人本身就是成功男人的标签,放在家里未免可惜,再说自己也养不起,他相信自己的魅力,女孩子一定有段时间心野得很,你让她疯累了自然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洪泽从来没有对透透发表过任何意见,老实说他对美女的兴趣有限,电视上的选美节目他也是从来不看的,当晚不知为何突然大发议论,他说在我看来透透实在也是美人,不过不是我喜欢的那种。见他说得如此勉强,呼延鹏便问他你喜欢的那种又是哪种?因为他深知洪泽这家伙有时大加赞赏的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心头所好,不了解他的人常常被他搞得一头雾水,譬如他把铁观音吹得神乎其神,